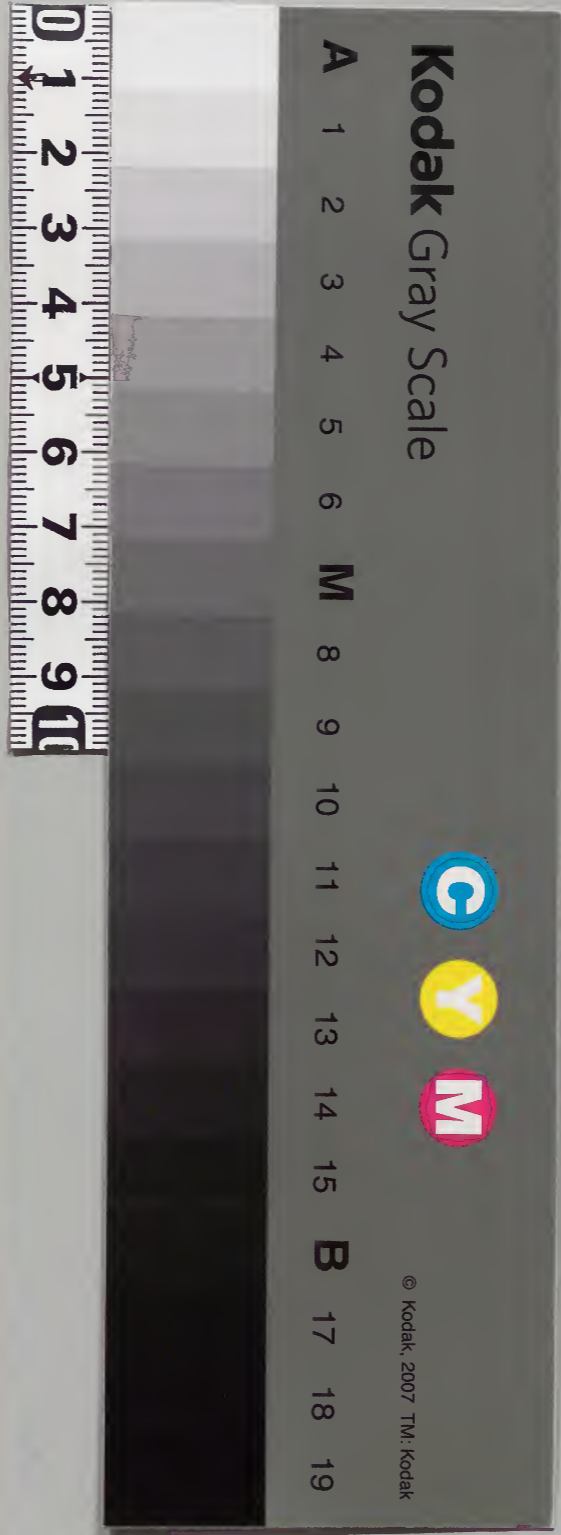


清陰集

卅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16
冊數	38 (37)
函號	藥 135 1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題跋十七首

林塘遺稿跋

我外王父遺稿詩摠若干首嗚呼少哉小子伏而讀之既久嗚呼不少哉王父十七中司馬二十四

擢大魁以文詞大名於世賜暇東湖之書堂讀

書儲養書堂故事陞堂上者輒去之獨王父仍

命賜暇遂由書堂進提學由提學進大提學大提

學即古之大學士主文柄者也時中廟明廟

繼好文詞館閣詞賦之作一歲月之間盈於箱篋

王父天得逸才下筆連數十篇動若神助一時輩
流雖以敏捷稱者皆自謂不及是以平生所著述
極多殆數千萬首未及梓行遭壬辰兵禍失之今
之所存迺千百之十一豈不為少也哉竊觀詩之
道倡於虞廷賡載之歌而盛於周官列國采詩之
後予以考其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人心之邪
正焉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苟於是乎近之雖
一篇可也曷嘗以多為尚也但不知觀此稿者能
識其詩教之所發特深否歟小子固不敢妄為形
容而人之知不知又不須辨焉謹藏之以為後世

子孫寶焉至於遭遇太平坐鎮廊廟丕贊三朝
文治之德之功有彝鼎之銘旂常之紀太史之筆
永垂於不朽者斯不復贅云天啓辛酉秋外孫安
東金尚憲謹識

讀禮隨鈔跋

禮記一書除中庸大學尚四十七篇記者非一手
是以所記言語多複出間有前後抵牾未免起後
學之疑且其文義極博諸家箋註發明太詳反傷
支離穿鑿讀者有當年不能究之患焉余少讀文
公小學書略誦所引記中諸要語餘嘗一窺目而未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二
習矣戊午歲劄鉅痛甚迷亂失省日久乃始得抽
繹記禮全書顧其前日所為不能自盡以得罪於
先王之制者多矣深慙至痛死不可贖顯由講習
無素以底于悔欲奮厲卒業則已衰頓難進倦而
遂廢則又懼無幸於自立輒手抄小學之外切於
資益而最不可不知者至於喪記諸篇毋論家禮
中去取古今異宜而稍加纖盡以備參考日讀
禮隨鈔聊以自譬秉燭者猶愈於昧行終夜而無
一物之覩也非敢有意節略以重其無知偕妄之
罪耳書畢目昏又不得常自循覽以復其志尤可

悲也已仍巾笥之雖子姪輩不輕視蓋以彊力有
志者有全書之當勉云爾

題李學士子時遊楓岳錄

觀海李學士頃游楓岳同時先後游若申公君奭
李君道章皆名文詞而好事者盛傳學士奚囊獨
飽也余適為寮銀臺再請而獲諾接於目而悅於
心彬彬乎過所聞者游凡二十日得詩摠二百首
山之一石一水無不寄諸楮毫如畫工之遇境輒
寫俾觀者不翅身到而足躡之奚其富哉其尤所
契者千厓駐馬身全倦古樹題詩字半成無風自

動白楊樹待露始開黃菊花一葉泝危灘清霜落
如雨綠延蘆葦間載我閑愁去以為雖使古人讀
之其不有不知前於席者耶因書座間以資喚醒
而並錄此以歸之辛未閏十一月下浣清陰題

書東陽尉中君真溟岳錄後

昔黃帝訪崆峒禹上會稽孔子登泰山尚矣司馬
子長徧三聖之跡自叙其游後之游者靡不譚而
慕之今東陽申子東游金剛傍海而歸著為一錄
亦自叙其游以示余彬彬乎子長之風義矣哉後
之游者譚而慕之其又不在此歟余夙志於游嘗

南浮海登漢擘候老人星踰鳥嶺窺龍湫北出塞
門上七寶睨長白臨豆滿坐元帥之臺見日月所
出西極龍灣洌水泛渤澥過齊都望泰山對華不
注濟黃河歷趙抵燕覲皇都吊金臺不可謂無所
游而顧樸拙不能叙其游與太史公東陽氏俱見
於後可靳也已若茲錄中所記海嶽之觀仙釋之
事非余目擊者不敢讚焉

松江遺稿跋

松江鄭相國吾先子兄事之每舉相國孝友清直
語不肖等俾為師法公竟以直為奸讒所搆際會

不卒終於顛沛流離今遽四十年而不肖等亦孤
露哀傷追記曩昔未嘗不慨然于懷也頃者相國
季子今國子祭酒子容氏以公之遺稿示余徵叙
若跋文尚憲竊見公之事可載者已盡於東陽德
水二公之序至於發揮公文章固自知其不能然
終無一言以復余顧何心為此也記曰儼人必於
其倫余取以為法焉昔屈左徒竭智盡忠遭讒放
逐著離騷之文後人哀其忠愍其志惜其才傳至
今千百禩為文苑冠首今公之忠與才比古人無
愧而所遭之不幸可哀可愍又如此其文之必傳

後愛惜如離騷者無幾復奚假人一二談乎尚憲
於公之事又有所感焉左徒雖不遇於當時而後
世知其心如太史公者為之論撰著述比之於日
月爭光不知今世復有知公之心而為之論撰著
述以傳於後如太史公者乎嗚呼終無其人歟終
不無其人歟是將有待焉崇禎六年癸酉五月下
浣安東金尚憲謹跋

題趙靜菴先生蘭竹畫屏詩後

正德中姜葵亭隱畜一屏上寫蘭竹靜菴趙先生
就題五言絕句八首其家寶傳至萬曆壬辰沒於

兵火趙平澤守倫追記得七章而忘其一先生曾
孫婦柳孺人聞而愴慕計費指賞命其子察訪松
年俾復舊觀求叙其事嗚呼觀於此詩先生平日
毓德進學之功夷險一節之志亦可知矣聖人所
謂修辭立誠者豈不然乎其可敬也夫當先生際
遇之隆羣賢彙進舉世同好而幽貞卒萎高節衆
猜之句遽發於吟詠慨然有感物傷時之歎豈見
微知著將有不可得而違者歟抑世道反覆君子
少而小人多自古而然歟其又可悲也已舊畫尹
彥直筆今所存李澄云崇禎丙子日南至魯東全

尚憲識

林塘年譜跋

嗚呼公歿後世變極矣蘭臺石渠以至野史家乘
之紀非灰燼則泥塗文獻家間有網羅放失補苴
罅漏之志者所括靡靡龜背之毛耳顧以公之
四朝五十年德業文章之盛兒童走卒誦而知之
者亦幾於沒沒夏禮無徵矣獨杞氏之病也良是
永慨雖然博聞雅識之君子必有聞風而有得於
言語文字之外者姑掇拾而草創之以俟來世云
崇禎戊寅孟夏下浣

書八世祖典農正七世祖閻門奉禮兩墓會
奠子孫錄後

我八世祖典農正府君墓在豐山縣北小有洞坤
向之原祖妣豐山柳氏墓在水洞午向之原中間
不十里而近七世祖閻門奉禮府君墓在同縣上
里驛洞午向之原祖妣安東權氏墓同原異穴世
序既遠節祀未舉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而子孫感
傷思慕之情有不能自己者遂於每歲十月十五
日咸集于小有洞一半分詣水洞恭伸奠獻訖仍
會驛洞如右禮其來蓋舊矣歲月綿歷恐未免寢

廢宗中諸父兄議置一冊子列書會奠子孫之名
又定有司三負逆掌其事俾愈久而益虔以毋墜
我先世追遠之遺風吁亦庶幾我至於修塋域禁
樵牧因時致力樹表篆石雖百世之後永永不迷
者凡我同宗盍共勉焉崇禎己卯十月上浣八代
孫尚憲謹識

伯氏遺稿跋

右伯氏詩文若干篇得於兵火散逸之餘非全稿
也伯氏忠義大節具於 賜祭之文表閭之榜士
林之口太史之筆固已日星宇宙至如詞苑剡額

特雲霄之一毛耳雖然遺衣冠杖履亦子孫之所
重而箴之况此片言隻字無非出於性情者乎遺
孤等哀集此編請余一言題跋嗚呼余何忍為言
亦何忍不為言伯氏平生學本經書詩取社稷晚
歲自闢堂與平淡有趣氣象渾全語意真實人謂
白氏長慶之集陸翁劍南之詠其陶寫性靈曲盡
事情者無不濟其裁而闡其室誠知言哉然伯氏
不喜以此自名惟日孳孳於奉公及物之際又可
以見君子之修辭本於立誠非詩家者流徒尚詞
藻而無其實者比也後之人其必有會於溫公之

厚之教之所發歟崇禎紀元己卯臘月日第尚憲
謹跋

題伯氏書跡帖

伯氏歿後平生翰墨並逸於兵火不可復覩人琴
俱亡之痛於是益甚適後孫壽弘得全其巾箱中
所貯遺札如干紙裝為一卷屬余題識伯氏始游
藝以書名中更內外以政術顯末乃棄身殉國
以節義著自是而亡以藝術稱豈非以重者為之
拚也古人云右軍書拚其人伯氏可謂人拚其書
矣雖然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以此抵於後曰此某

公之畫則其有不寶於拱壁者乎開卷摩娑一玩
一涕畫此以與之崇禎庚辰季秋日西澗老人識

題尹洗馬敬之飲中八仙圖

丹青家與詞翰家相通自古詩人雅流多嗜之每
遇四時閑日焚香靜坐拂几展對往往神融意會
有境外之趣令人可以養氣可以蠲煩謂之稅苑
清寶者非耶雖然寐人前難說夢此可與知者道
也

題李上舍釋芳園春燕圖

癸未夏余寓瀋陽之資館病暑卧久東道偶獲此

圖來示不覺興發飛動安得置我於此間作芳園
五老會耶仍畫此以歸之癸未七月初吉西澗老
人志

畫金侍郎伯厚種德新編後

余久聞士友間最稱吾伯厚氏常見有惻隱不忍
之心心嚮道之蓋以有不忍之心者必仁人君子
也歲甲申余羈滯瀋館求書自遣伯厚氏偶以此
編見示余卒業而歎曰有是哉伯厚氏之心也士
之生世孰不願濟民而澤物哉然能推是心而終
始及物者鮮矣已行之猶鮮况世及之乎今伯厚

氏年踰耆艾位居列卿自幼至老由庠跋峻凡所
歷踐皆以慈祥著聞其被不忍之心之德者固已
多矣而其心汲汲然猶恐有所未盡已既行之復
詔其子孫以繼其志世寧有種而不獲者乎吾知
伯厚氏之後終行社於無疆矣大抵凡事有為而
為者久則怠觀伯厚氏之心愈久而愈不衰豈非
誠實仁人君子也余於是乎益加敬重焉至於釋
親錄亦為吏之一方觀者毋徒資於口談則庶不
失伯厚氏之意爾

題六臣遺稿卷後

蓋當我英廟之世有六臣者云其時人材之盛
指不勝屈而獨稱六人為臣者何耶夫臣而盡臣
道然後謂之臣猶古稱大舜為君哉者是也故曰
君君臣臣若棄義偷生死而有愧於地下者非臣
也嗚呼六臣之事所不忍聞亦不敢言至今忠臣
烈士語及于此未有不拊心長歎繼以泣血者也
顧有所畏約於其幸全而僅存者亦未盡揀撫表
揚之道寢遠而寢泯尚義者憾焉平陽公有苗裔
曰崇古慨然哀集其先稿之散軼並求五臣之遺
錄通共若干首萃于一冊間以示余而託弁卷之

語嗚呼茲五君子被 英廟眷待之隆久處金闈
其出入論思餘事搦文者必有盈箱篋而溢簡策
今之所存沒沒若此至如俞氏一齋亦足見其雄
豪氣象平生感奮豈無他製而俱為世所諱言悲
夫悲夫雖然其精忠義烈千古凜凜片言隻辭猶
可與日星爭曜尚矣以為憾哉嗚呼自古有節義
者未必有文章而獨採薇之歌沈湘之辭文信國
之文方正學之集及與此編真可謂儷美而雙全
盛矣哉盛矣我叙固非余所可任而竊有附驥之
願且嘉朴君之意謹識于後如此六臣之死在兩
世後而言 英

廟朝者蓋其所成就由於
英廟之培植者故也

月汀先生集跋

月汀先生遺集幾編詩若文摭幾首先先生當 明
宣之際木天道山儲養有年文章滿家屢經兵燹
散軼殆盡今之存者十僅一二豈非斯文之不幸
也竊概 我朝文苑自卞春亭以下率皆規唐藻
宋樂習敢羨踰為館閣體顧於古文辭大有徑庭
先生慨然自奮為詞林倡手揭赤幟啓示指南使
後來操觚之徒知所去就自是爭尚先秦西京之
文幾乎一變視諸 皇明弘嘉諸大家力回古道

追配前烈者其功上下門下一時出三大提學張
右相維鄭同樞弘溟後先嗣興雖以尚憲之不才
亦嘗代匱討論潤色幸不辱命若鄭參贊驛趙太
宰翼金宗伯墳並以經術著聞實先生成就之力
也先生被 穆陵罷異之眷力辨 宗誣昭洗
玉牒國朝二百年功無與兩聲名洋溢乎中國中
國之人見先生文章無不稱慕觀於陸翰林熊大
行二公之叙可知已古所謂三不朽者先生有二
焉於虜燁矣先生歿踰三紀剗剗之役力屈未舉
先生有孫曰挺之乞郡丹立刻意梓行余喜其有

嗣守之風而足慰師門後死者心遂不揆昏耄謹
跋如右觀者恕之崇禎丙戌冬門人安東金尚憲
書

體素集跋

嗚呼異哉疇昔之夜夢體素李太史示余所述二
奇士傳讀之淋漓浩汗若風雨集而江河流也太
史豪兀自負世無可當意者方其對朋友把酒拂
鬚抵掌談執旁若無人間有牢騷憤激之氣遇者
洒然失容夢中所見如平生焉記太史胤子方伯
君屢過余有玄晏之託而未敢應今乃發於夢寐

如此豈其有相感者存也太史少學成文簡公聰
明過人既長泛濫羣書自經史百家靡所不讀讀
不過千百以上不止以是為詩文鴻臚俊逸一時
操觚之士莫敢望焉惟其偃蹇不偶輒軻以沒世
共惜之至於不朽之業自能傳後何待於人也余
今年八十少二疾病沈痼文字非其任顧太史鴈
行之契不可忘而重方伯諸君之請因有所感一
語附尾見者以為何如哉

書澤堂叢玩伯氏書後

於乎伯氏在壬申作此書後五年丁丑殉義于江

都丁丑去今又九年所歲月驚過典刑寢遠心之
悽愴如何可言日者大學士澤堂公示余此卷曰
盍記一言余閱之至此矍矍焉如見我兄忽不知
心之何在而淚已不可收悲哉悲夫至於諸公筆
跡觸目琳琅儘一代佳品不與劉賀不同時也若
瑜也瑕也不但不能知亦不敢為聊書此以寓吾
悲時乙酉季秋石室山人金尚憲七十六題

雜著三首

揚山野人談錄

丁巳年贈別白沙李相公

揚山野人曰 宣祖蒞國四十餘年拔擢養育盛

備輔弼之具一時人材於斯為多然遭世承平所
為不過通英講書白虎論經而已上方勵精圖
理朝廷少闕失又無折檻牽裾之舉人未深識焉
壬辰之難乘輿播粵幾不為國時則有若梧里
李公為監司關西策應行在漢陰李公續接王
人周旋中度弼雲李公典中兵布置中外俱得宜
翊贊中興卒賴二三諸公之力厥後諸公繼踐台
司辰猷遠圖靡不殫究迄先王之世用底康寧
人始服先王豫養之意至此畢效而亦意諸公
展布之所更無餘地矣今上即位國家不幸八九

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南衡山江都
之獄無已時上輒親問尋跡窮治往往辭語極蔓
延左右諸臣莫不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讞平將基
禍國家者殆有甚於寇難於是首相漢陰公獻不
可讐母之議廢退以憂卒前首相梧里公先事陳
倫紀至嚴之論竄配關峽云公亦以故首相斥
居田間家食閱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貶損長
信官事公引虞舜慶變之道冀悟上心反遠逐荒
裔然後人益服先王為國家培植者不但禦侮
奔走之用而止耳大聖人遠見之明出尋常萬萬

如此何其聖也何其聖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孔子以列邦攝卿假國史寓王法非鈇鉞人也而能使之懼者以其至公無私也今公之議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嬖孺無不誦說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皆知大節之不可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訾而心內服以為真不可及也使既熄之天理將復明已斃之彝倫將復叙亦不可謂無所懼矣人以為公之此議得春秋之義者非耶昔韓魏公以慈孝之說導帝與太后卒能全母子之恩為宋室美德公之心與

魏公無異而獨不能成魏公之事此則豈獨公之不幸而已乎吁可惜哉野人之言非阿所好者也因取而錄之

為豐山民人上安東府伯狀

竊以農者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滋育五穀故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自古有人民而為其父母者莫不以此為重本縣土地廣衍前有鉅野平仄可數十里雖非極膏腴之地亦無峻峭舄鹵之為患以地勢觀之則勤力其中足以為有食之民矣然而五六年之中遭凶歉之歲率居其半近歲

以來蓄害存仍民生窮蹙日以益甚言之可為哀
痛此其所以然者上無不竭之泉流以為灌溉滋
育之本少遇旱乾則無勺水可救其急坐待枯死
此由於人事之不盡而無通溝瀆畜陂澤以備旱
而然也豈可徒咎於十年必至之天災乎縣之北
五里許有古大堰名曰淵潭長老皆言豐山古不
憂旱以有此堰也不知自何時頽廢廢仍不修至
今幾數百年豐山之民每歲憂旱憔悴殆殆不
可為生日夜喁喁然望其滋育之澤而怒焉不知
所以為力今若少需功費修築古堰以為儲水灌

溉之地則雖有數年之旱庶不為災不過用數百
人一月之力而就耳此豈獨今日一時之幸也將
為一縣民入千百世無窮之利澤矣夫興廢有數
成功有時事經百年能者乃出伏遇二天閣下自
下車以來凡所以為民興利補弊者孳孳日有勉
焉百歲之期適當於今日而成功之責正在於閣
下閣下其圖之昔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下
河內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君決漳水
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粱又秦時開鄭國渠
溉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漢時白

公復穿涇水注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餘頃民歌
 之曰舉市為雲決渠為雨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
 食京師億萬之口此皆言兩渠之利也當時既歌
 其德而至今民猶被其澤頌其功不衰也豈不美
 哉又聞漢汝南郡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翟方進
 為丞相因一時陂溢之害奏罷之其後常患枯旱
 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謠曰壞陂誰翟子威反乎覆
 陂當復言成敗無恒方進今已敗覆而鴻隙又當
 修復也然則民心之所大欲抑而壞敗者必受其
 禍也明矣今閣下復修此堰以利我民民之歌功

頌德將不下於古而如有不祥之人謀欲壞敗則
 翟氏之禍其可不畏哉謹按堰之周曲折十餘里
 兩山夾峙內有二川其源甚大水門左右穹石礮
 礮舊坊頽廢遺址當修復處僅四十尺閣下若親
 蹈其地目見而心計之其功役之難易形勢之便
 否不待民等斷斷而已曉然矣為此具陳便宜伏
 惟閣下商度而亟施之不勝幸甚

推考絨絳 甲子 參議時

云云糾劾讐違雖虛讓之職愛惜人才實銓曹之
 任世道日降人物眇然識者之憂恒切于此夫有

意索癡則世間無完人拂拭使過則天下無棄材
臺官論趙績韓晚赴行在績韓當初去邠之
日馱疾渡江濱死危苦之中趕到公州其間稍後
實緣病重所患痘症正在面目扈後諸臣多有目
見而知狀者聖王之法原心定罪情實可惡終
身錮之可也如其可恕安可以一彈而長廢乎况
凡論事之際鮮能得中或出於聞見之過差或失
於擬議之輕重一低一昂困難為準惟當公聽於
輿言並察於衆心然後庶幾用舍不爽衡鑑無惑
若一時為臺諫者自謂公論必出於己而必欲使

金言每事不敢違越則其弊又何可勝言哉近來
有才之士非有大過而曰臺諫率易論啓擯棄不
用者已非一二其論議偏正雖不敢知而國之養
人材譬如養樹木雨露之下積年培植斤斧所及
一朝剪伐士林之間孰不嗟惜銓曹之意務欲舍
其取長揜疵揚美期使片善不遺一藝俱錄用臻
王朝以寧之吉斯乃一國之公論不意反以此為
私也昔蘇軾遭彈於御史而張方平力為伸救李
崇仁見斥於臺官而李穡權近皆加推獎執政臺
諫之論不必苟合從古已然鼂錯峭直之資或流

於刻薄丙吉寬大之論常主於忠厚其於裨益國家之道未知孰優惟在人君洞察而明辨之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